

## 神童之殤

最近，一位昔日神童受到輿論熱議。十幾年前，遼寧的張忻煬十歲考入大學、十三歲讀碩士、十六歲讀博士，一路「開掛」，接連刷新全國紀錄。如今，二十八歲的他，不僅沒有什麼學術建樹，甚至沒有穩定的工作、收入，靠父母接濟，處於「擺爛」「躺平」的狀態，與往昔的光環相比判若雲泥。

類似的現代版「傷仲永」並非孤例。二〇二一年，曾經的湖南神童魏永康病逝，也引發一片哀嘆。當年他十三歲考上大學，十七歲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錄取，三年後卻因成績不合格被勸退，從此「泯然眾人矣」。

語言學家呂叔湘說過：「教育的性質類似農業，而絕對不像工業。」教育家葉聖陶進一步闡發認為，應該是：「給受教育者提供陶冶品德、啟迪智慧、鍛煉能力的種種條件，讓他們能動地利用這些條件，在德智體各方面逐步發展成長。」

教育不能如工業流水線那樣，千篇一律，用模具壓製連成。而應該如農夫種莊稼，耐心培育，在季節輪轉中自然生長。固然會有個別的苗木脫穎而出，然不論何等品種都需尊重成長規律，水、肥、光每樣都不可偏廢。

無論是「神童」還是「天才」，首先是人。張忻煬、魏永康從走上到跌落神壇，可以說都是家長一手釀成的苦酒。家長有走火入魔般的執念，將刷新最小年齡紀錄當成首要目標，只求學習成績，不及其餘，並醉心於販售育兒經。孩子卻成了犧牲品，隨着年齡增大，在社交溝通、生活自理等方面的短板日漸突出，並反噬學習。魏永康考入中國科學院後，甚至連天冷添衣都不會。

說到底，是像《病梅館記》「過其生，以求重價」，還是像《種樹郭橐駝傳》「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注定了孩子的結局。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初秋時節，我到了新疆的吉木薩爾縣。當地的朋友向我介紹行程時說，「吉木薩爾麼，就在烏魯木齊邊邊上。」等我坐上從烏魯木齊地窩堡機場前往吉木薩爾的車時才發現，這個「邊邊上」原來有二百多公里，開了兩個半小時，終於在晚上十點半到了酒店。

早上起床，從窗口望出去，遠遠青黑色的山連綿起伏，更遠的山頂上覆蓋着潔白的薄雪，與極遠的層雲接在一起。我知道，這便是天山了。一時間，梁羽生、金庸筆下的俠士奇人湧上眼前。待下午我從北庭故城遺址返回時，

武俠小說裏奇幻的天山添了許多歷史的真實。

這片遺址真在吉木薩爾縣城「邊邊上」，離縣城約十二公里。公元七〇二年，武則天執掌中原王朝，改庭州為北庭都護府，逐漸發展為天山北麓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後來，又成為高昌回鶻王國的陪都，現存「西大寺」遺址，就是那時的佛寺，訴說着古代新疆多民族多宗教並存融合的歷史。

歷史的冲刷使這片遺址滄桑無比，故城只剩只有考古學家才能對話的大小土堆，四野全是農田，天高野曠，風低

視廣，此景此境，我忽然明白了古人說的黍離之悲。西大寺在考古大棚保護之下，免了風吹雨打之苦，繞行四周，只見佛像、壁畫十毀其八，惟交腳佛像，雖是劫餘，肌感如生，衣褶似波，令人讚嘆唏噓。

元末明初，徹底廢毀的北庭故城被當地人稱為「破城子」或「唐朝城」。紀曉嵐謫戍烏魯木齊那幾年到過此處，寫下「殘冬曾到唐時壘」的詩句。後來，清代學者徐松前往踏訪，又有「發地每有唐時銅佛」之言，可見唐代此地之繁盛。將「唐時壘」「破城子」以北

庭的真面目拉回人們視野，紀曉嵐功不可沒。他的《閱微草堂筆記》裏清楚寫着：「吉木薩爾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訪史至此，對北庭、對這位「鐵齒銅牙」的大學士都多了一份敬意。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杭州亞運會服飾

子。

「冠軍龍服」是中國體育代表團的領獎服裝，以杭州「錢江潮」為圖形原點，經典「中」字結構和留白意境的主色調彰顯東方美學，配合「杭繡」技藝，層次分明、相映交輝的觀感營造出「勇立潮頭」的核心設計概念。領獎鞋鞋面上，則勾勒有三潭印月、蘇堤春曉、雷鋒夕照等杭州特色文化標識。

領獎禮服是為杭州亞運會頒獎禮儀小姐與升旗手設計的服裝，設計主題為「雲舒霞卷」，其中頒獎禮儀服為中式旗袍襟口結合西式開襟裙擺，一根「雲水線」串聯起西湖十景，托盤禮儀人員

為短款，引導員為長款；升旗手服裝造型採用青年休閒西裝款式，上下皆白，配以橘黃、淺黃象徵豐收景象漸變色的領帶點綴。

杭州亞運會制服則是專供工作人員、技術官員及志願者穿着使用，服飾中間融入充滿時尚感和科技感的互聯網雲點狀元素，點線面交錯呈現，給人綿延的視覺美感和無窮的想像空間，整體呈現出靈動潤澤的曲線美。為適應早晚溫差，志願者服飾褲裝還採用可拆卸設計，可以一褲兩穿自由切換。

「星耀」禮服由北京服裝學院教授賀陽率領團隊設計，「冠軍龍服」由視

覺藝術家葉錦添擔任藝術總監。筆者此前在採訪這兩位設計者時發現，他們都尤其重視「往回看」，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汲養，賀陽說她經常到貴州等西南地區調研，觀察民族服飾中保留的傳統元素；葉錦添在北京設計室的桌頭，則擺放了多個版本的《山海經》以隨時翻閱。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 尹光《Dear Myself》

算是大紅大紫，但亦成為香港樂壇的熱話。

尹光多年前被稱為「廟街歌王」，因為他演唱的粵語歌曲通俗詼諧，部分歌曲更令人想入非非，深得普羅大眾歡迎，但又似難登大雅之堂。多年來，尹光我我素，雖然真實年齡不輕，但卻發揮更多點子，緊貼年輕人心態，亦為他自己的歌唱生涯再創新意。

「有什麼得意成就，若是想聽我樂於跟你回眸。」尹光在新曲的開首兩句引領觀眾一起進入其回憶世界。「誰人沒有遺憾？並未進軍Hollywood但過足

口癮。」他以自嘲的心態，訴說自己並未當紅，卻有滿足的一生。「十四座那坐客就快歸隱，唱着最後餘韻。」當年尹光的其中一首金曲《十四座》，述說小巴司機的艱苦工作。時至今日，香港小巴已從十四座位進化成十九座位，由此可反映社會變遷。

《Dear Myself》是尹光的自傳式作品，歌詞內容與他曾受歡迎的多首地道歌曲連結。當中唱至「數一生的智慧與荒謬」，更似當頭棒喝，警醒世情。直到歌曲末段的情節，畫面上出現另一個電腦化形象的歌手與尹光相對唱。

尹光唱唱「到了我聲線亦折舊了，我把這個使命過繼AI了！」立意承傳，讓年輕一代接棒，尹光的歌詞用心良苦，令人感動。「所得所失怎說起？轉轉心情人又照舊。」尹光叫我們保持樂觀，放眼明天。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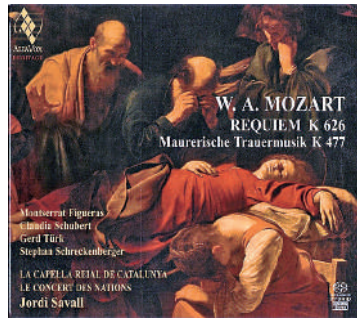
## 安息的聖母

又至一年中秋佳節。今年的農曆八月十五日當天不僅是闔家團圓的節日，也是巴洛克時期偉大的意大利繪畫巨匠米開朗基羅，梅里西·卡拉瓦喬誕辰四百五十二周年。本周應景地選擇一張以卡拉瓦喬名作《聖母升天》為封面的唱片。專輯由西班牙維奧爾琴演奏大師喬迪·薩瓦爾所創建的獨立廠牌Alia Vox於二〇一〇年灌錄並發行，他本人親自執棒其組建的兩大藝術團體：加泰羅尼亞皇家教堂合唱團和西班牙國家古樂合奏團，攜手西班牙女高音蒙特瑟拉特·費格拉斯、德國女中音克勞迪婭·舒伯特等

多位歌唱家共同演繹莫扎特的《安魂曲》和《共濟會葬禮音樂》。

身為將明暗對照法在西方美術史中運用到極致的藝術巨匠，卡拉瓦喬《聖母升天》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在僅用燭火照明的巴洛克時期呈現出二十一世紀電影大片般的戲劇性光影效果。畫作描繪了聖經故事中聖母升天的一幕，但畫家略掉了傳統表現此題材時靈魂飛往天堂的神性想像，取而代之的是將聖母以凡人去世的形象來刻畫。卡拉瓦喬對於光線的運用幾乎完全照搬了畫家的成名作之一《聖馬太蒙召》——用左上方的一束光斜射

進昏暗的室內，光芒落在聖母慘白的面頰上，這束光似乎成了她前往光明天堂的暗示。聖母躺在一個擔架似的床上，悲傷的使徒們身處陰影部分圍在她身旁，這一構圖處理加上高光的聚焦也巧妙交代了人物的主次之分。室內上方挑起的棕紅色幔帳和聖母的樸素長袍形成呼應，作品厚重的色調和強烈的明暗對比不僅預示着巴洛克風格的崛起，也展現出畫家在沒有燈光的時代如何將光源引入畫中進而強化主題的戲劇性。受唱片版式所限，封套只保留了已逝聖母的局部，其餘大多數聖徒和室內環境則均被裁切。



「碟中畫」莫扎特《安魂曲》&《共濟會葬禮音樂》／《聖母升天》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我接觸過的人當中，十有八九對東北菜的印象是「油大、鹽多」。明明是重油重鹽的同義，但在表達上用了貼近黑土地的方式，就莫名顯得更加「進階」，就好像廣袤的天與地交織在一起，中間當仁不讓是那一家家的炊煙，和放進鍋中，大把的鹽和油。

可有這樣的刻板印象，絕對是因為你還沒試過蘸醬菜。東北餐桌輪番轉，一道道菜兵強馬壯，從鍋包肉到酸菜大骨，從小雞燉蘑菇到地三鮮，走馬燈似的過，唯那道蘸醬菜雷打不動，穩坐一隅。更神奇的是，明明並非熱菜，它卻能一年四季都出現並且炙手可熱，管它夏天躁動的節奏或冬天深沉的模樣，有蘸醬菜在，場子就「鎮住了」。如果是家宴，大家落座第一個動作，往往就是伸出手去，在綠意盎然的大盤子裏挑一棵「中意的」，然後到醬裏滾一圈，送進嘴、心滿意足。

誰說東北只有油和鹽？縱觀場內在「綠地」上盡情馳騁的人們，明明在表達一種很新穎的訴求，東北的蔬菜輕食境界，領先全國好多年。一道菜共有兩部分組成，菜和醬，不講虛的沒有矯飾，簡單乾脆缺一不可。醬是東北人的驕傲，黃豆發酵的成品不能直接用，一定要放上蔥花雞蛋自己炒，鹹淡適宜，炒到香味順着門縫奔到樓梯口，醬也就完工了。而菜的範圍就更廣，換句話說，有這一碗醬在，萬物皆可蘸，從水蘿蔔、大蔥、黃瓜，到豆皮、青辣椒、生菜葉，清早市場裏有什麼，就都拿回家蘸什麼。如果到一個東北人家裏做客，判斷主人對你用不用心，不能光看桌上有幾道菜，更要看蘸醬菜的盤子裏，有多少花樣。一個個洗得鮮亮水靈，自成宴席，爽脆多汁，可以從頭吃到尾。這一股東北神秘力量，無論什麼場合，都準保拿得出手。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 舊手機

手機突然發生問題開不了機，只能火急火燎送去品牌維修中心。工作人員面帶職業性的微笑，告訴我維修大約需要三到四個工作日，對於現代人而言，不要說三到四個工作日，就算三到四個工作小時，沒有手機也是萬萬不能的，但我也沒有其他辦法，只能放下電話，衝回家找出舊手機臨時頂上。

插電、開機，曾經熟悉的開機畫面又出現在眼前。得益於現在各種APP都有的雲端存儲功能，很快新舊手機的數據就「無縫銜接」。沒用多久，我就發現雖是「舊」手機，但其實各項功能都沒有問題，運行速度也不慢，另外某個很方便的功能新手機也沒有，果然是曾經用慣了的手機，即使擱置了一段時間，再重新拿起來還是相當順手的。那就有問題了：新手機修好拿回來之後，我要再換回去嗎？新手機畢竟是新的，整體性能上的優勢還是明顯的，更重要的是裏面還有最近一年的資料數據，沒理由不換，但現在手中這部並不舊的舊手

機又怎麼辦呢？再次打入冷宮，總覺得有點可惜。

上面的問題並未解決，我腦海裏又浮現出了新問題：既然「舊手機」沒有問題，那當時我是為什麼要換手機？努力回憶之下，我才發現當時的自己其實並非「需要」換手機，更大的可能性是當時手機製造商剛好推出一款新手機，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之下，我誤以為自己「需要」一部新手機而已。新機到手，拆封試用的喜悅，完全掩蓋了錢包的「哭泣」，舊手機也很無辜地從此被塞在抽屜角落裏，如果不是這次新手機失靈，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機會重見天日。如果不是這次新手機失靈，我自己也不會意識到，我們有許多「需求」並非真實，只是被激發、被鼓動、被創造出來的而已。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 親手

那個冬日，我從就讀的中學回家，顧不得北風刺骨，拚命蹬着單車，一心趕回家做飯。母親患癌症多年，我讀小學時，母親雖然經過了幾次大手術，但精力尚好，手把手地教會了我淘米煮飯，做一些家常菜。母親說，「這些事我親手教給你，你也親手做過，才心安。」我讀中學後，母親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在灶台前忙活，成了我學業之外最重要的事。

到家換好鞋襪和衣服，我就一頭扎進廚房，給母親熬粥——癌細胞轉移到肝部，母親的晚餐基本上以粥為主，即便這樣，她也時常痛得徹夜難眠。待從廚房將粥端出來，我發現母親沒有像往常一樣坐在飯桌旁等我，而是在洗手間裏喚我的名字。我忙奔過去，母親將一雙洗好的襪子遞到我手上。這不是我剛剛換下來的嗎？猶豫間，母親說：「這襪子我親手洗了，作為紀念吧。明天，我該去住院了。」

母親那次離開家，就再也沒能回來。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就去世了。母親走後的這二十多年，每每想

起冬日裏那「親手」的紀念、教會我基本生存能力時「親手」的心安，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地落下來。

戀愛時，在選擇中猶豫不決，促使我下決心的，是如今的愛人，知道我鍾愛鋼琴，不似其他追求者一般送我昂貴的演奏會門票或是原版的碟片，而是邀我到家中親手彈奏了一曲《夢中的婚禮》——雖然，那技巧不高超，甚至還有幾個錯音，但我卻陶醉其中，這「親手」的悠揚，帶給我這世界上最美好的琴聲和最甜蜜的愛情。

人的一生，總要親手做一些事情，才會豐富，也才更真實。不論是親自下廚做的一餐飯，還是親筆寫的一封信，抑或是親手彈奏的一首曲目，都因為有了真誠的溫度，更加有血有肉，而格外動人。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